



八時坊刻冷齋夜話 下冊

冷齋夜話卷之六

舒王嗜佛曾子固諷之

舒王嗜佛書曾子固欲諷之未有以發之也
居一日會於南昌少須潘延之亦至延之
談禪王問其所得子固熟視之已而又論
人物曰某人可秤子固曰弁用老而逃佛
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學者讀
其書難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則獲教之言
猶不廢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從子固笑

曰前言第戲之耳

陳莹宁罪洪不當稱甘露滅

陳了翁罪予不當稱甘露滅近不遜曰得甘露
滅竟道成者如來識也予凡夫与僕輩俯
仰其去佛地如天淵也柰何冒其美名而
有之耶予應之曰使我不得稱甘露滅者
如言蜜不得稱甜金不得稱色黃世尊以
大方便曉諸衆生令知根本而妙意不可
以言盡故言甘露滅滅者寂滅甘露不死

之藥所寂滅之体而不死者也人人具為
而獨僕不得稱何也公令閑放且不肯以
甘露滅名我脫為宰相能寧飾予美官乎
堂中愕然思所為折難予不可得乃笑而已
大覺禪師乞還山

大覺璉禪師李外工詩舒王少与游嘗以其
詩示歐公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
王不悟其戲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默
菜气璉蒙仁廟賞識留住東京淨因禪院

甚又嘗作偈進呈乞還山林曰千簇雲山
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慙慙願祝如天
壽一炷清香蒲石樓又曰堯仁況是如天
闊乞与孤云自在飛

靚禪師為流所溺詩

靚禪師有道老宿也主筠之三峯嘗赴供民
家渡溪漲艷重遲為溪流所陷童子掖至
岸坐沙石間垂頭如雨中鶴童子意必怒
且遭訴遂不敢仰視艷忽指溪作詩曰春天

一夜雨霧霏添得溪流意氣多剛把山僧
推倒却不知到海後如何靚後往汝州香
山無疾而化

靚禪師勸化人

三峯靚禪師初住寶雲邑有巨商尚氣不受
僧化曰施由我耳豈容人勸靚宣言唯吾
獨能化之其人聞靚至果不出靚題其壁
而去曰去年巢穴益探邊春暖双、逸檻
前莫訝主人簾不捲恐啣泥土汚花磚其

人喜不怒特自傷追還厚施之靚笑謂人曰吾果能化之

誦智覺禪師詩

智覺禪師住雪竇之中嵒嘗作詩曰孤猿叫落中嵒月野客唵殘半夜灯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处坐禪僧詩語未工而其氣韻無一点塵埃予嘗客新吳車輪峯之下曉起臨高閣窺殘月聞猿声誦此句大笑栖鳥驚飛又嘗自朱崖不壞山渡藤橋千

万峯之間聞其声類車輪峯下時而一笑不可得也但堯此詩字字是愁耳老杜詩曰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良然真佳句也親證其事然後知其二也

求庵嗣法南禪

鄧峯求庵王南禪師子也未嘗聞法南公所至輒隨之曾直聞其風而悅之眼不及識有自慶者事求甚久即以慶主黃龍且州為作疏語時奇峻叢林於慶改觀又見之

與語多辭休又嗣法南公宜州過永舊庵
題其壁曰奪得胡兒馬便休休嗟李廣不
封侯當時射殺南山虎子細看來是石頭

東坡和僧惠詮詩

東吳僧惠詮伴狂垢汚而詩句清婉嘗書湖
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
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屐唯聞犬吠聲又
入青羅去東坡一見為和於後曰唯聞烟
外鍾不見烟中寺幽人夜未寢草露濕三

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物謂之象外句

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
某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
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聲也
又曰微賜下喬水遠燒入秋山是以微賜
比遠燒也僧清順賦詩多佳句

西湖僧清順頌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十竹詩
云城中寸土如寸金高人種竹只十箇春
風慎勿長兒孫穿我階前綠苔破又有林

下詩曰夕服林下遊頗識林下趣縱渠綠
陰繁不礙清風渡閑來石上眠落葉不知
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荆公遊湖上
愛之為稱揚其名如晚年亦與之遊亦多
唱訓

東坡稱賞道潛之詩

東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
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
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

一見如舊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
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東坡饌客罷俱
來而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
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鬼夢
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
狂一坐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生偏尚氣
憎凡子如仇嘗作詩去歲東風上苑行爛
窺紅紫厭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藥浮
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

僧景溥詩多深意

桂林僧景溥工為五言詩詩規模清寒其淵源出於島可時有佳句元豐之初南國山林人多傳誦居豫章乾明寺終日閉門不置侍者一室淡然聞鄰寺齋鐘即造焉坐海眾食堂前飯罷徑去諸刹皆敬愛之見其至則為設鉢其或陰雨則諸刹為送食住二十年如一日四時不出謂大風雨極寒熱時景福老順為予言溥詩意苦而深世

不可遽解如曰夜色中旬後虛堂坐幾更
隔谿猿不叫當檻月初生又曰後夜客來
稀幽齋獨掩扉月中無旁立草際一螢飛
有深意予時方十六七心不然之然聞清
脩自守是道人活計喜之耳

鍾山賦詩

余居鍾山最久超然山水間夢亦成趣嘗葉
佳月登上方深入定林變卧松下石上四
更自寶公塔路還合妙齋月晏虛恍淨几

六卷
七
榻然童僕怒寢再軒凭前檻無所見時有
流螢穿戶牖風露浩然松声滿院作詩曰
雨過東南月清亮意行深入碧羅層露眠
不管牛羊踐我是山鐘無事僧又曰未饒
拄杖桃山袖差勝架淡裹草鞋吹面谷風
衝過虎歸來松雨撼空齋

僧可遵好題詩

福州僧可遵好作詩暴所長以盖人業林貌
礼也而心不然嘗題詩湯泉壁間東坡遊廬

山偶見為和之遵曰禪庭誰立石龍頭龍
口湯泉沸不林直侍衆生塵垢盡我方清
吟混長流東坡曰石龍有口口无根龍口
湯泉自吐吞若信衆生無本無垢此泉何
处覓寒温遵自是愈自矜伐客金陵佛印
元公有京師環過焉遵作詩贈之曰上國
歸來路幾千渾身猶帶御爐煙鳳凰山下
敲蓬趺驚起山翁白晝眠元戲谷曰打睡
禪和萬萬个夢中趨利走如煙勸君捋快

修禪定老境如春已再眠元詩雖少緼藉
然一時快之

冷齋夜話卷之六終

冷齋夜話卷之七

哲宗問蘇軾襯草道衣

哲宗問右瑞陳衍蘇軾襯朝草者何衣衍對
曰是道衣哲宗笑之及謫英州雲居佛印
遣書追至南昌東坡不復答書引紙大書
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七年復官歸自海
南監玉局觀作倡戲答僧曰惡業相纏四
十八年常行八捧十三禪却着衲衣歸玉
局自疑身是五通倦

東坡廬山偈

東坡遊廬山至東林作偈曰溪聲便是廣長
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它
日如何幸似人

廬山老人於般中了无剽語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廬
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魯直曰此老
人於般若橫說堅說子无剽語非其筆端
能吐此不傳之妙哉

華亭船子和尚偈

華亭船子和尚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
纔動万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
月明歸業林盛傳想見其為人宜州倚曲
音成長短句曰一波纔動万波隨簑笠一
鉤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
信還疑上釣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
明歸

東坡和陶淵明詩

東坡在惠州及和淵明詩魯直在黟南聞之
作偈曰子瞻謫南海時宰欲殺之飽喫惠
州飯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子瞻百世
士出處固不同風味亦相似尋又遷儋耳
久之天下盛傳子瞻已僊去矣後七年北
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至南昌太守
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耳遊戲人間耶
東坡曰途中見童子原乃迴反耳

東坡作偈戲慈雲長老又與刘器之同參玉

東坡自海南至虔上以水澗不可舟逗留月
餘時過慈云寺浴長老明鑑魁梧如所畫
慈恩然叢林以道亨與之東坡作偈戲之
曰居士无塵堪洗沐老師有句借宣楊蕊
間但見蠅鑽紙門外時聞佛放光遍界莊
嚴真清相一絲不掛且逢場却須重說圓
通偈千眼重龍是法王又嘗要刘器之同
參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間見玉版忻
然從之至廉泉寺燒荀而食器之竟笋味

勝問此苟何名東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師
善說法要能令人得禪悅之味於是器之
乃悟其戲為大笑東坡亦悅作偈曰叢林
真百友嗣法有橫枝不怕石且路來參玉
版師聊憑柏樹子與問籀龍兒瓦礫猶能
說此君船不知

東坡留戒公長老住右塔

東坡七鎮維揚幕下昔竒豪一日石塔長老
遣侍者投牒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

曰歸西湖旧廬即令出別候旨揮東坡於
是將僚佑同至石塔今繫鼓大衆張觀神
申出疏使晁_說讀之其嗣曰大士何曾出
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不
塔之了去無作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
不二門施無尺歲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
然為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
聽白槌渡口船迴依旧云山之色秋來兩
過一新鍾鼓之聲謹疏予謂戒公甚類杜

子美黃四娘耳東坡妙觀逸想託之以為
此文遂興百世俱傳也

負華嚴經入嶺及大雪二偈

陳堊中謫合浦時予在長沙以書抵予為負
華嚴入嶺有偈曰大士游方興盡回家山
風月絕塵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華嚴
入嶺來予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
人世過飛埃湘廂外休分別圓寂光中莫
往來文聞嶺外大作雪二偈寄之曰傳聞

嶺外盡壓倒千年樹老拊手笑有眼未曾
覩故應潤物林一洗瘴江霧寄語牧牛人
莫教頭角露又曰徧界不曾藏处处光皎
皎開眼失却縱都緣大分曉園林忽生春
萬瓦粲一笑遙知忍凍人未悟安心了

夢迎五祖戒禪師

蘇子由初謫高安時雲庵居洞山時時相遇
聰禪師者蜀人居聖壽寺一夕雲庵夢同
子由聰出城迂五祖戒禪師既竟私恠之

以語子由未卒聰至子由迎呼曰方與洞
山老師說夢子未亦欲同說夢乎聰曰夜
未輒夢見吾三人者同迎五戒和尚子由
拊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良久
東坡書至曰七次奉新旦夕可相見三人
大喜追筍輿而出城至二十里達山寺而
東坡至坐定無可言則各追繹向所夢以
語坡坡曰較年八九歲時嘗夢其身是僧
往來陝右又元妣方孕時夢一僧來託宿

記其頎然而取一目雲庵驚曰戒陝右人
而失一目暮年奔五祖來游高安終於大
遇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時年四十九歲
矣後東坡以書抵雲庵其略曰戒和尚不
識人嫌彊顏後出真可笑矣旣法契可痛
加磨礪使遂舊觀不勝幸甚自是常衣衲
衣

張文定公前生為僧

張文定公方平為滁州日游琅邪周行廊廡

神觀清淨至藏院僥仰久之忽呼左右拂
梁間得經一函開視之則楞伽經四卷餘
其半未寫公因點筆續之筆蹟不異味經
首四句曰世間雖生滅猶如虛空花智不
得有無而興大悲心遂大悟流涕見前世
事蓋公生前嘗主藏於此病革自以寫經
未終願再未成之故也公立朝正色自慶
曆己未名臣為人主所敬者莫如公暮年
出此經示東坡居士居士為重寫題公之

於其後刻於浮玉山龍游寺

詵公送官墮馬損臂雲峰悅禪師作偈戲之
雲峰悅禪師叢林敬畏為明眼尊宿與化
詵公友善詵城居三十餘年老矣猶迎送
不已悅嘗誡曰公乃不袖手山林中云尚
此忍垢手郡僚愛詵多又不果一日送大
官出郊墮馬損臂申吟月餘以書哀訴于
悅之恨其不聽言作偈戲之曰大悲菩薩
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與化和尚折一

枝猶有九百九十九南華恭長老同嗣大
愚然少叢林有書來叙法乳悅作偈戲之
曰與師萍跡寄江湖其憶當年在太愚堪
笑堪悲無限事緝瓜生得苦葫蘆

喚作拳是觸不喚拳是背

寶菴禪師老庵於龍峯之北魯直丁家難相
從甚久館于庵之傍兩年寶菴見李者必
舉手示之曰喚作拳是觸不喚拳是背莫
有契之者業林謂之觸背關張丞相奉使

江西口將造其廬至兜率見悅禪師遂并
稱其門人及見寶菴乃依偈曰又嚮黃龍
山裏龍到來只見徃山翁須知背觸拳頭
外別有靈犀一點通靈源叟時為侍者迺
作贊其略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老羊浩
歌歸去樂從他人喚住山翁魯直大笑曰
天菴所言靈犀一點此磊直為虛空安耳
穴靈源作贊分靈之是罵一字不著畫

毛僧之化

吳有異比丘號毛僧日遊聚落飲食無所擇
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
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事
不能死了燒了却他不僧言卒遂化嗟
乎異哉其端師子戒聞梨之徒乎

謝元逸佳句

謝逸字元逸臨州縣人勝士也工詩能文黃
魯直讀其詩曰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元
逸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槎牙噪春

鳥又貧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竹又曰山寒
石髮瘦水落溪毛彫為魯直所稱賞

洪覺範朱世英二偈

朱世英以入行薦於朝當入孝意不欲行不
得已詣之信宿而还所居空堂生涯如癩
蘊予嘗過之小君方炊稚子宗野汲水而
无逸誦書掃除顧見於放帚大笑曰聊復
尔耳予作偈曰老妻營炊稚子汲水龐公
掃除丹霞適至弃帚迎門一笑相視不必

靈照多說道理世英聞之亦作偈曰提籃
靈照掃地謝公一般是麪做作不同不假
語然通達珍瓏更若不會換手提甬

冷齋夜話卷之七終

冷齋夜話卷之八

劉跛子說二范詩

劉跛子青州人柱一拐每歲必一至洛中著
花館范家國春盡即還京師為人談噱有
味范家子弟多狎戲之有范者見之即與
之二十四金曰跛子喫碗羹於是詩謝
伯仲曰大范見時一十四小范見時喫碗
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 生

陳瑩中曾皮子長短句

初張丞相召自荆湖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聞
車騎過其都起觀之跛子撫其衣使且飲
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迓一何
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陳
瑩中甚愛之作長短句贈之其略曰槁木
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興
閑看洛范陽說其姚黃魏紫春歸後終委
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都不似俄作涯云
予政和改元見於興國寺以詩戲之曰相

逢一務大梁間妙語時時見一班我欲從
公蓬鳥去爛銀堆裏見青山予姻家許中
復夫大官人道叅政樂之孫女云我十許
歲時見刘跛子來見酒喫笑語絡日而去
計其壽百四十五年許嘗館於京師新門
張婆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廊廊中人
无有識之者

烟野夫長短句

烟野夫留南京久未入都淵材以書督之野

夫若書曰跛子一生別無路展手教化三
飢兩飽日視雲雲聊以自誑元神新來被
劉法師徐神翁形迹得不成模模深欲上
京相覩入恐撞着文人泥沱佛臺地被乾
拳温踢者甚來因其不羈如此嘗自作長
短句曰跛子年年形容何以儼然一部髭
鬚世上詩大務上有工夫達南州北縣逢
着外酒滿葫蘆醉不知來日何處變
朝脯洛揚花背了歸來帝里一事全无工

還與孤羹不託依舊再作門徒臺地思量
下水輕船上蘆席橫鋪呵之笑睢陽門外
有筒好西湖

劉淵材南歸布臺中墨竹史藁

淵材游京師貴人之門十餘年貴人皆前席
其家在笏之新昌其貧至餽粥不給父以
書召其歸曰汝到家吾倒懸解矣材於是
南歸跨一驢以一黧挾以布夢七點皆斜
紺其腹一邑聚觀親舊相慶三日議曰布

橐中必金珠也予雅知其迂問疑之乃問
親舊聞淵材還相慶曰君官爵雖未入手
必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危橐中所有可
早出以冠之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封
國也汝可拭目以觀乃問橐有李廷珪墨
一丸文與可墨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藁章
一巨縮餘無所有

雲庵活盲女

雲庵住洞山時嘗過檀越家經大柅間少立

聞哀聲雜流水臨澗下窺有暎水中者僮
兩夫下扶猿臂而上乃盲女子年十七八
許問其故曰我母死父痛於遠方兄貧無
食牽我至此猛推下我而去雲庵意測不
自知涕下顧其人力曰汝無婦可畜以相
活我給與一世力并諾即以所乘笥堯昇
歸山雲庵步隨之盲女後生三子皆慧院
事雲庵雖領衆乞山歲時遣人給衣食
子姪然雲庵高世之行若此之類甚衆

錢如蜜一滴也甜

衆殊初游吳中自負一蓋見賣錫者從乞一錢錫與之即就買錫食之而去嘗客館古寺中道俗造之輒就覓錢皆相顧羞縮曰初不多辨來奈何殊曰錢如蜜一滴也甜

道士畜三物

嵩安軍南並海石崖中有道士年八九十崇自言本交趾人渡海船壞於此崖田庵焉養一鷄大如倒挂月置枕中啼即夢齋矣

畜王孫小於蝦蟇風度清癯以線係几案間道士以則跳躑登几唇危坐分殘顆而食之又言龜狀如錢置合中時揭其蓋使出戲衣一問予謁之示此三物從予乞詩予熟視曰公小人國中引道吾詩神詎能摹寫高韻

黃魯直夢與道士遊蓬萊

黃魯直元祐中晝卧蒲池寺時新秋雨過涼甚夢與一道士褰衣升空而去望見雲濤

際天夢中問道士無舟不可濟且公安之
道士曰与公遊蓬萊即撥而覆水魯直意
欲無行道士疆要之俄覺大風吹鬢毛骨
為戰慄道士曰且歛目唯聞足底聲如萬
壑松風有狗吠聞目不見道士唯見宮殿
張開于門萬戶魯直徐入有兩玉人導升
殿主者降接之見僊官執玉塵尾僊女擁
侍之中有一女方整琵琶魯直極愛其風
韻韻之忘揖主者主者色莊故其詩曰試

問瑟瑟可聞否靈君色莊枝搖手頃与予
同宿湘江舟中親為言之与今山谷集語
不同盖後更易之耳

周貫吟詩作偈

周貫者不知何許人雅自號木馬子治平熙
寧間往來西山時至高安与予夫父善
日酣飲畜一大瓢行孤夜以為溺器工作
時成癖嘗宿奉新龍泉觀半夜推門道
士驚料髻披衣啓問其故貫笑曰偶得句

當奉道士殊不意已問之因使口誦貫以
手指畫吟曰彈琴傷指甲蓋席損髭鬚是
夜貫寒甚以席自覆故尔又至袁州見市
井李生者有秀韻欲携以同歸於下而李
嘗酒色意欲先行貫指意棄錙作偈曰示
之頑鈍天教合作鐺縱生三脚豈能行雖
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尋死於
西山方將化人間其幾何歲貫曰八十西
山作酒僊麻鞋靴斷布衣穿相逢甲子君

休問大極光陰不計年後有人見於京師
橋泐書與袁州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州
當上謁也至詩里造李生時以了出乃
以白土大書其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
赴去年約不見破鐵鐺彈指空刹々李生
後竟墮馬折一足

石學士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流也然善戲嘗出報
慈寺取者穴控虛驚曼卿墮馬從吏驚遽

扶掖針黹市人聚觀意其必天話怒曼卿
徐著一謂馭者白賴我石學士也告瓦學
士則固不破碎乎

石土塚

高僧傳有神仙史宗者着麻衣加袖其上
號油衣道喜怒不常鉢藥瘡日生廣陵白
土塚謳歌自適夜不知歸宿歟江都令禮
祇召至與語詞多無半岸素紙賦詩曰有
欲若不足無欲即無憂未其情虛者索按

麻裘浮游一世間汎若不繫舟要堂畢塵
累妻息老山丘檀越異之陶潛淵明所記
白白土塚逢三異比丘此其一也有狂道
借海鹽令所畜小兒登小山山有屋數椽
道人三四輩相勞苦其言小兒一不解但
得食一堰如熟艾有問道士者謫者何時
竟荅曰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塚上計其
謫行當竟矣問者作書授道士曰為達之
即繫小兒衣帶還海鹽令喜問曰衣中有

何曰書梳耳又呼問小兒至何處小兒曰
前為道士捉杖飄然去但聞足下波浪聲
至山中入山中寄書與白土塚上即引衣
帶示令今一不能曉小兒詣史宗史宗大
驚曰汝乃萊蓬山中來耶神仙之有無吾
不能知然觀其詩句脫去矜封有超然自
得之氣非尋常介夫所能作也

范堯夫揖客對卧

范堯夫謫居永州閉門人稀識面客苦欲見

者或出則問寒暄而已僮掃榻具枕於是
揖客解帶對卧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
未可起亦熟睡之竟帟及暮而去

李伯時畫馬

李伯時善畫馬東坡弟其筆當不減韓翰都
城黃金易得而伯時馬不可得師諫之曰
伯時為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恥也又作
馬忍為之耶伯時恚曰作馬無乃例能蕩
人心墮惡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

以思其情狀求為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花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伯時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其過師曰但畫觀音菩薩自是畫此像妙天下故一時公卿服師之善巧者也

房瑄畫師德永禪師畫圖

東坡集中有觀宋復古畫序一首曰曰說房瑄開元中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不和璞使人鑿池得

甕中所藏畫師德永禪師畫笑謂瑄曰頗憶此耶因張然悟前生之為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王寶此畫蓋唐本宋復古所臨者

退靜兩忘少忘

尹師魯調官過大梁與一老衲語師魯曰以退靜為樂衲曰孰若退靜兩忘師魯頷若有所得及移鄧州時范文正守南陽師魯手書與文正別文正馳至則師魯已沐浴

衣冠而坐少頃而化文正哭之甚哀師魯
忽率首曰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
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正不達
此又問後事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
俄頃又率首謂希文曰亦死鬼亦死恐怖
言訖長往沈存中曰師魯所養至此可謂
有力然尚未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退靜
兩忘尚存曾中乎獨無為子楊次公曰存
中識樂矣然未識樂之忌也

八卷終

冷齋夜話卷之九

張丞相草書亦自不識其字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
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
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
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
自不識詎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予忘之

當出波詩示人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

作詩示温温玩梅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
當出汝詩示人

昌州海棠獨香為佳郡

李舟大夫客都下一年无差遣乃受昌州議
者以去家遠乃改受鄂倅淵才聞之吐飯
大步往謁李曰今日聞大夫欲受鄂倅有
之乎李曰然淵才悵然曰誰為大夫謀昌
佳郡也柰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
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

淵才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
佳郡乎聞者傳以為笑

鶴生卵

淵才迂濶好恠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
仙禽也九禽卵生而此胎生語未卒園丁
報曰此鶴夜產一卵大如梨淵才面發赤
訶曰敢謗鶴也卒去鶴輒兩展其脰伏地
淵才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才嗟
咨曰鶴亦敗道吾乃為劉禹錫佳話所候

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語予皆勘驗予曰
淵才自信之力然讀相鶴經未熟耳又嘗
曰吾平生无所恨所恨者五事耳又問其
故淵才歛目不言父之曰吾論不入時聽
恐汝曹輕易之間者力請說乃荅曰第一
恨鱗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大酸第三恨尊
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
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淵才瞠目曰諸子
果輕易吾論也

課術有驗无驗

靈源禪師住龍舒太平精舍有日者能課使
之課莫不奇中蘇朝奉者至寺使課无驗
非特為蘇課无驗凡為達官要人言皆无
驗至為市井九庸山林之士課則如目見
而言靈源問其故荅曰我无德量凡見尋
常人則極術而言无所緣飾見貴人則畏
怖徃徃置術之實而務為謏詞其不驗要
不足恠

郭注妻未及門而死

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十年未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調恤為求婚將遂其人必死公以待兒賜之未及明而注死郭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魏范功名富貴如太山黃河日月所不能老兩客乃尔可笑耶

癡人說夢夢中說夢

僧伽龍朔中遊江淮間具迹甚異有問之曰

汝何姓荅曰姓何又問何國人荅曰何國人唐李邕作碑不曉其言乃書傳曰大師姓何_上國人此正所謂對癡人說夢耳李邕遂以夢為真_上癡絕也僧贊寧以其傳編入僧史又從而解之曰其言姓何亦猶康會本康居國人便命為康僧會詳何國在碎葉東北是碎葉國附庸耳此又夢中說夢可掩卷一笑

不欺神明

徐鉉曰江南處士朱真每語人曰世皆云不欺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予聞司馬溫公曰我平居无大過人但未嘗有不可對人語者耳此不欺明神也

聞遠方不死之術

孔叢子有言昔有人聞遠方能不死之術者裹粮往從之及至而其人已死矣然猶歎恨不得聞其道予愛其事有中禪者之病

佛法浸遠真偽相半唯死生禍福之際不容偽耳今日識其偽猶惑之可笑也

慧遠自以宗教為已任

嵩仲靈作遠公影堂記六件事且罪辜者不能深考遠行事以張大其德著明於世予曰仲靈寧嘗自考其事乎謝靈運欲入社遠拒之曰是子思亂將不令終盧循反而遠与之執手言笑謂遠知人則何暗於循謂不知人則何獨明於靈運遠自以宗教

為已任而授詩禮於宗雷輩与道安諫符
堅勿伐洛陽同科父子於釋氏其可謂純
正而知大躰者耶

筠溪快山有虎

筠溪快山有虎嘗搏牧牛童子為兩牛所逐
虎既去牛捍護之童子竟死石門老衲文
公為予言之為作詩記之以諷含齒被髮
而不義者然予徒能諷之其能已之哉快
山山淺亦有虎時_上委尾過行路一豎坐

地牧兩牯以捶_上地不復顧虎搏豎如鷹
搦兔兩牛來奔虎奔去因徃荷痒挨老樹
牯則喘視同守護虎竟不能得此豎_上雖
不救牯无負一村蹏傳共鳴鼓而虎已逃
不知處嗟哉異哉兩大武高義可与貫高
伍今走仁義名好古臨事真情乃愧彼此
事可信文公語為君落筆敏風雨

劉野夫約奕德莊觀燈免火災

龍共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劉野夫上

元夕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與君語令閣
必盡室出觀燈當清淨身心相候德莊雅
敬其為人危坐三鼓矣家人輩未還野夫
亦竟不至俄火自門而燒德莊窘特誥牒
犯烈焰而出頃刻數百舍為灰燼之場明
日野夫來吊且欣曰令閣已不出是吾憂
幸出可賀也德莊心異野夫然不欲諾之
也

開井法禁蛇方

淵材好談兵曉大樂通知諸國音語嘗咤曰
行師頓營每患乏水近聞開井法甚妙時
館大清觀於是日相其地而掘之無水又
迂掘數尺觀之四有遭其掘鑿孔穴基布
道士月夜登樓望之顰頰曰吾觀為敗龜
殼乎何四望孔穴之多耶淵材不懌又嘗
從郭大尉游園咤曰吾比傳禁蛇方甚妙
但咒語耳而蛇聽約束如使稚子俄有蛇
甚猛大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首來

奔淵材無所施其術反走汗喘脫其冠中
曰此大尉宅神不可禁也大尉為一笑嘗
獻樂書得協律郎使予跋其書曰子落華
當公不可以姦姪故溢美也予曰淵材在
布衣有經綸志善談兵曉大樂文章蓋其
餘事獨禁蛇開井非其所長淵材視之怒
曰司馬子長以鄙生所為事、奇獨說高
祖封六國為失故於本傳不言者著人之
美為完傳也又於子房傳載之者不欲隱實

也柰何書柰蛇開井乎聞者莫不絕倒

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紹聖初曾子宣在西府淵材往謁之論邊事
極言官軍不可用用士為良子宣喜之既
罷與余過興國寺河上食素分茶甚美將
畢問奴楊照取錢奴曰忘持錢來柰何淵
才色窘予戲曰兵計將安出淵才以手持
鬚良久目予趨自後門出若將便旋然予
追逐淵才以手擎帽褰衣走如飛予為奴

揚照追逐二相公廟淵才乃敢回顧喘立
面無人色曰編虎頭撩虎鬚我不免於虎
口哉予又戲曰在兵法何如淵才曰三十
六計走為上計

冷齋夜話卷之九終

冷齋夜話卷之十

陳瑩中此集食獨肉鮓魚

陳瑩中謫通州夜讀洛浦錄乃大有所悟欬
目長息曰此句唯覺範可解然渠在海外
吾無定光佛手何能招之又曰吾甥李郁
光祖者覺範所愛當呼來授以此句覺範
儻有生還之幸而吾以去死不遠恐隔生
則託光祖授之如大陽直撥付凌錄公耳
於是光祖自邵武躡足至通瑩中熟視彌

月曰非寄附所可姑置之明年予還自朱
崖館於高安大愚堂中自台州勒其家來
漳浦過九江愛廬山因家焉督予兼程來
予以三日至湓城瑩中曰自此公可禁作
詩玩益於事予曰敬奉教然予鬼時好食
肉母使持齋予叩頭乞先飲滷肉一日母
許之今亦當唯食肉例先吟兩詩喜吾二
人死而復生如何瑩中許之予詩曰鴉蕩
天台看得足及癡兒女寄蓬窓徑來漳水

謀二頃偶愛廬山家九江名節逼真如醉
白生涯領略似襄龐向來萬事都休理且
聽樓鐘壹夜撞與公靈鷲曾聽法遊戲人
間知幾生夏口甕中藏畫像孤山月下忍
高聲鬻消已覺華无蒂礦盡方知珠自明
數抹夕陽殘雨外一番飛絮滿江城瑩中
喜而謂曰此詩如坡下猪肉也雖美無多
食後三年予客漳水見瑩中姪勝柔自九
江來出詩示予曰仁者雖逢思有常平居

慎勿示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
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
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予
謂勝柔曰公癡叔詩如食鱠
魚唯恐遭骨刺耳与岐下猪肉不可同日
而語也

蠹文不通辨譯

景祐中光梵大師惟淨以梵學著聞天下皇
祐中大覺禪師懷璉以禪宗大振京師淨

君傳法院璉居淨因院一時李者依以揚
声景靈宮鋸鏞解木木既分有虫鏤紋數
十字如梵書字旁行之狀因述之上遠都
知羅宗譯經澗文夏英公竦詣傳法院道
譯真得祥異之語以謹因淨焚香導譯逾
刻乃曰天竺无此字不通辨譯古璉恚曰
諸大師且領上意若稍成譯館恩例不淺
而英公以此意諷之淨曰幸若蠹紋稍可
箋辨誠教門光也異日彰謬妄萬死何補

上又嘗賜璉以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之
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
者歸奏上佳歎之

淨璉可請佛弟子

富鄭公每語客此兩道人可謂佛弟子也儻
便立朝必能盡以其人品不凡故隨所
遇輒盡其才今則淨璉輩何其少也耶

道人識歐公必不凡

予遊褒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晧

足而卧予坐其旁久之乃驚寤起相向熟
視予曰方听萬壑松声冷然而夢之見歐
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遥頽水之上予
問師嘗識公乎曰識之予私自語曰此道
人識歐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久如
曰年矣道具何在伴侶為誰僧笑曰出
家欲無累公所言袞々多事人也曰豈不
置鉢耶曰食時寺有椀又曰豈不畜經卷
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耶曰雨即

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
弃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愕曰然則手中紙
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枕頭予
甚愛其風韻恨不告我以名字鄉里然識
其吳音也必湖山隱者南還海岱逢佛印
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擁其輿者十
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雞犬予自笑曰使褒
禪山石崖僧見之則予為无事人也
觀道人三生為比丘

唐忠義傅李澄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難不仕
隱洛陽惠林寺年八十餘與道人圓觀游
甚密老而約自峽路入蜀源曰予久不入
繁華之域於是許之觀見錦襦女子浣泣
曰所以不欲自此來者以此女也然業影
不可逃明年某日君自蜀还可相臨以一
笑為信吾已三生為比丘君湘西嶽麓寺
有巨石林間嘗習禪其上遂不復言已而
觀死明年如期至錦襦家則兒生始三日

源抱臨明簷兒果一笑却後十二年至錢塘孤山月下聞扣牛角而歌者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臨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壞性常存東坡刪削其傳而曰圓澤而不書撒麓三生石上事贊寧所錄為圓觀東坡何以書為澤必有據見叔謹當問之

羊肉大羨性暝

毗陵承天珍禪師蜀人巴音夷面真率不事

爭郡守忘其名初至不知其佳士未嘗與語偶携客來游珍亦坐於旁守謂客曰魚稻宜江淮羊麵宜京洛客未及對珍輒對曰世味而如羊肉大羨且性極暖宜人食守色變瞋視之徐曰禪師何故知羊肉性暖珍應曰常臥氈知之其毛尚尔暖其肉不言可知矣如明公治都政羨則立朝當更佳也

趙悅道日延一僧對飯

趙悅道休官歸三衢作高齋而居之禪誦精
嚴如老爛頭陀與鍾山佛慧禪師為方外
友唱酬醜語照映叢林性喜食素日須延
一僧對飯可以想見其為人矣

魯直悟法雲語罷作小詞

法雲秀闕西鉄面嚴冷能以理折人魯直名
重天下詩詞一出人爭傳之師嘗謂魯直
曰詩多作元害艷歌小詞可罷之魯直笑
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終不至坐此墮惡

道師曰若以邪言蕩入滯心使彼逾礼越
禁為罪惡之由吾恐非止墮惡道而已魯
直領之自是不復作詞曲耳

東坡山谷瑩中瑕疵可笑

徐師川曰予於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但知
敬畏者也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東坡議
論諫諍真所謂殺身成仁者其視死生如
旦夜尔安能為哉而欲享長生不死山谷
赴官姑熟既至未視事聞管罷不去竟俯

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亦无舟
吏可遷夫士之進退大体欲分明不可苟
也豈以舟吏為累耶堂中大節昭著其能
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猶時對日
者說命此皆顛倒也吾固笑之

問歐陽公為人及文章

臨川謝逸字无逸高才江南勝士也魯直見
其詩歎曰使在館閣當不減晁張朱世英
為撫州卒八行不就閑居多從衲子遊不

喜對書生一日有一貢士來謁坐定曰每
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脩
者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
生後甚顯達嘗叅大政又問能文章否无
逸曰也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于旁
聞之匿笑而去

證道歌發明心要

大通禪師言吾頃過南都謁張安道於私第
道話一夕安道曰景德初西土有異僧到

都下閱永嘉證道歌即在礼頂戴久之譯者問其故僧曰此書流播五天稱真丹聖者所說經發明心要者其多又問大律師宣公塔所在吾欲往礼謁譯者又問此方大士甚衆何獨求宣公哉曰此師持律名重五天

寧安和尚不祖秀僧書

洪州武寧安和尚者天衣懷禪師之嗣也與秀闕西為同行秀已應詔住法雲寺其威

光可以挾其法反登雲天而翔也而安止荒村破院單丁三十年秀時以書致安也未嘗視弃之侍者不解其意因問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乃今知其癡夫出家兒塚間樹下辨那事如救頭然无故於八達衢頭架大屋養數百閑漢此真開眼尿淋也何足復對語哉吾宗自此盖亦微矣子曹猶嘗見之

饌器皆黃白物

王荆公居鍾山特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
飲也罷少至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饑噐數
件皆黃白物意吏卒竊之故使人問司之
者乃小兒適聚於此食棗栗食尽弃之而
去文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閱富貴如
群鬼作息乃可耳

三代聖人多生儒中兩漢以下多生佛
中

朱世英言予昔從文公定林數夕聞所未聞

嘗曰予曾讀游俠傳否移此心孝死上善
提孰能禦哉又曰成周三代之際聖人多
生吾儒中兩漢已下聖人多生佛中此不
易之論也又曰吾止以雪峯一句語作宰
相世英曰願聞雪峯之語公曰這老子嘗
為衆生自是什麼

磚若無縫爭解容得世間螻蟻

石塔長己成公東坡居士昔赴登文飛公遊
之東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

成公起曰這着是博濟屠耶坡曰有絳柰
何若无絳爭容得世間螻蟻坡首首之

范文正公麥舟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於姑蘇取麥五百
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月陽見石曼卿
問寄此久近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
欲喪之西北歸無可与謀者堯夫以所載
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
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

為三喪未卒留滯丹陽時无郭元振莫可
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待之堯夫曰已
付之矣

東坡讀傳灯錄

東坡夜宿曹溪讀傳灯錄灯花隨卷上燒一
僧字即以筆記于窓間曰山堂夜岑寂灯
下讀傳灯不爇灯花落茶毘一人僧梵誌
詩曰城外上錫頭館草在城裏一人喫一
个漢嫌没滋味曾直曰既是館草何緣更

知滋味易之曰顯免以酒燒且圖有滋味
詩當作不經人語

盛亨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
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鬢角
龍千丈澹抹墻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絕次
仲曰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來天地不
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嶺外梅花

嶺外梅花与中句異具花錢類桃花之色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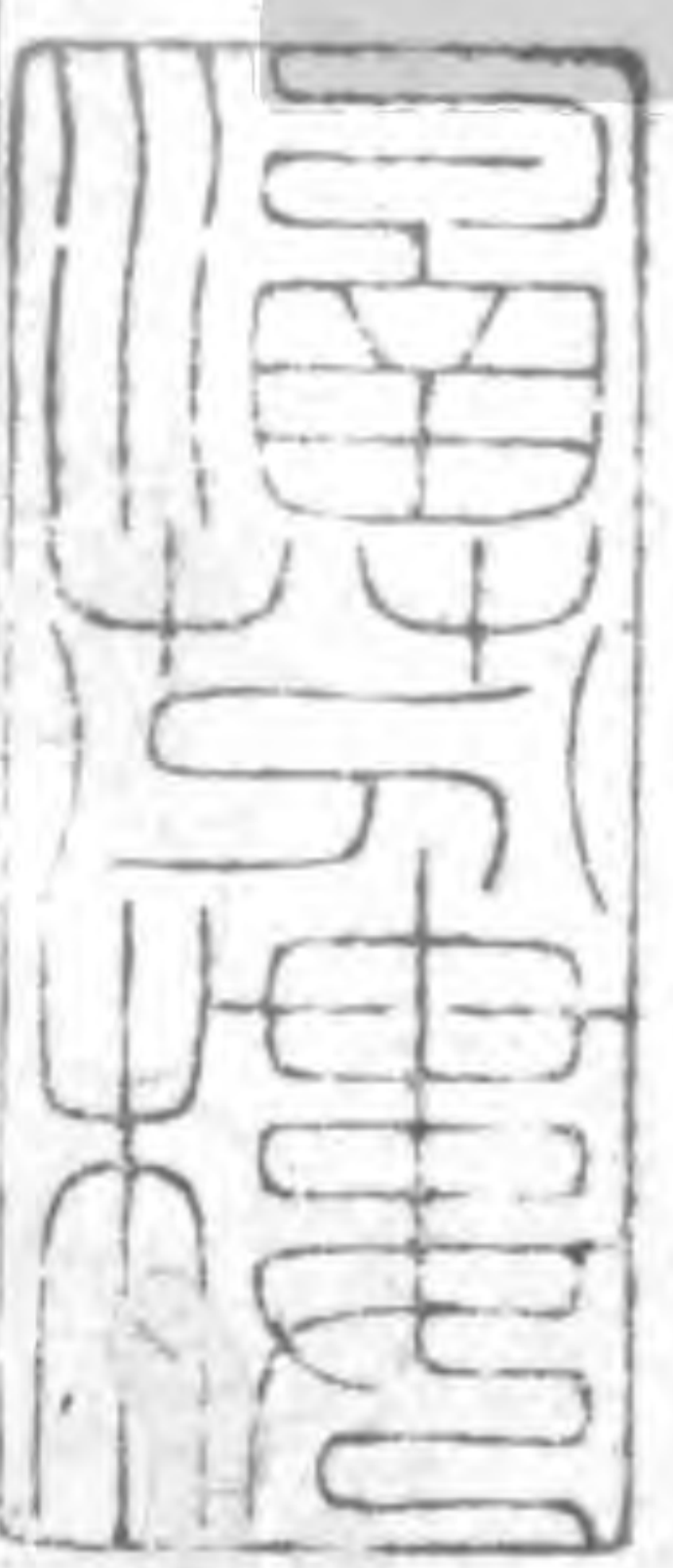
唇紅香著東坡詞曰玉質那愁瘴霧冰姿
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採芳叢倒掛綠毛么
鳳素面常嫌粉浣洗粧不退唇紅高情已
逐曉雲空不与梨花同夢魯直詞曰天涯
也得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闌風細得香
遲不道曉來開偏向南枝玉蕭弄粉人應
妬飄到眉心住平生箇裏傾盃深去因十
年老及少年心

詩忌深刻

黃魯直使余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粧
露美心魯直罪余於詩深刻見骨不務含
蓄余竟不曉此論當有知之者耳

蔡元度生沒高郵

蔡元度焚黃餘杭州次泗州病亟僧伽塔吐
光射其舟万人瞻仰中有棺呈露士大夫
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歿元度生於高
郵而歿於此此異一世言元度蓋僧伽侍
者水义之後爭以爲誕今乃信然終



冷齋夜話所見本此爲最古矣惜
是坊刻故多訛舛余先子畫一本係
殘帙後從嘉禾友人處借得補
全以備藏弄頃書賈獲一全本
中所闕失錯亂復賴前本鈔寫
更正六一快事壬申中秋後十日
記

夜活以此本為最古堯圃言之矣
陸氏所臧同提要所舉兩目亦與
此本合內缺三葉黃補二葉又九
卷開井禁陀方只存末數語似缺
一葉然字數相接不似散藏舊

鈔已至此條矣

荃孫漢畢謹識



鈔補缺葉必依同是一刻或新玉而行款字數同
者為是其次否則甯增空葉不妄補



